

# 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回望與前行

## ICOM's Looking Back and Moving Forward

副教授 黃心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Museums）大概是台灣博物館人最熟悉的非政府組織之一，其定位為「致力研究、保存、延續及向社會溝通世界現在與未來、有形及無形、自然與文化的遺產」（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conservation, continu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o society of the world's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esent and futur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主要工作則是「透過全球網絡及合作項目，為博物館業務建立專業與倫理標準，提出適當建議，推廣能力提升，增進知識及提高公共文化意識」（establishes professional and ethical standards for museum activities, makes recommendations on issues related thereto, promotes capacity building, advances knowledge and raises public cultural awareness through global networks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協會現在共有來自 141 個國家和地區的 4 萬餘會員，是全球最大的博物館專業組織。

### 初始與演進

國際博物館協會創立於 1946 年，創始人為美國博物館元老昌西·哈姆林（Chauncey J. Hamlin）。哈姆林本來是美國紐約州水牛城自然史博物館的館長，也曾擔任美國博物館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現更名為美國博物館聯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的主席，他具世界觀的提案獲得當時法國博物館司（Musées Nationaux de France）司長喬治·薩勒斯（Georges Salles）的支持（Folga-Januszewska，2019，9-13）。在薩勒斯的襄助下，大英博物館等館舍紛紛響應，哈姆林也順利當選國際博物館協會第一屆主席，另一位和他一起在協會挑大樑的博物館人就是日後被尊為生態博物館學之父的喬治·希維賀（Georges Henri Rivière）。哈姆林還設法說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給予補助及辦公室，直至今日，國際博物館協會總部辦公室仍在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物內。<sup>1</sup>

<sup>1</sup> <https://icom.museum/wp-content/uploads/2018/07/1017.pdf>

國際博物館協會草創的前 20 年，正值二次大戰結束，歐美休養生息、恢復秩序的時候，所以協會除了訂出博物館定義，「凡對公眾開放的藝術、科技、科學、歷史或考古收藏，包括動物園、植物園及設有常設展廳的圖書館（但不包括一般圖書館），都可視為是博物館」，<sup>2</sup>也努力重開對話、促進國際借展及文物修復。但面臨經濟起飛，全球化拉大城鄉人口差距，堅守傳統價值、以「物」為重的國際博物館協會不僅因為年年赤字，運作困難，還在新型態以「人」為重的生態博物館挑戰下，遭遇認同危機。所幸國際博物館協會很快做出改革，不再限制各國會員數目上限，以廣納百川，並且採納 1972 年拉丁美洲博物館界主張博物館首要責任在回應社區需求的「聖地牙哥宣言」（Declaration of Santiago de Chile），將「服務社會及其發展」（at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納入 1974 年新修的博物館定義。<sup>3</sup> 迅速增加的會員費收益及自省後的角色調整讓國際博物館協會再度站穩腳步，邁向下一階段。

1977 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在莫斯科舉行的年會（general assembly）中通過兩項重要創舉，首先是加強開設對亞洲、非洲及中南美洲發展中國家的博物館館員及修復人員訓練課程，在傳承歐美大館經驗之餘，也鼓勵社群間的良性互動，攜手成長。其次是根據「博物館是文化交流、文化厚實，人類相互瞭解、協力及和平的重要工具」（Museums are an important means of cultural exchange, enrichment of cultures and development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cooperation and peace among peoples）概念，提倡國際博物館日（International Museum Day），此後每年的 5 月 18 日，各地博物館或以免費開放、或以特定展覽，熱情響應，以期集合眾館能量，擴大博物館在社會的整體能見度。<sup>4</sup>

次年，美國博物館協會出版延宕已久的《博物館倫理：對美國博物館協會的報告》（Museum Ethics: A Report to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Committee of Ethics, 1978）。倫理只是道德原則，沒有法律般的強制效力，但倫理卻是博物館工作的重要規範，可以協助釐清館方自身的使命與責任、傳達館方捍衛的價值與信仰，國際博物館協會所發布的倫理，因為必須具有無論在何時何地都適用的普世性，撰寫又更為艱難，但在 1986 年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年會上，國際博物館協會終於推出第一版處理文物徵集、保存、登錄、管理推廣等實務的博物館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ICOM, 1987），期待在維持專業水準、獲取公眾信任的追求下，博物館一切操作皆盡可能以此書或新版所言為門檻。

2 <http://www.jorgebarretoxavier.com/alunos/pdf/2-cad0099.html>

3 <http://www.jorgebarretoxavier.com/alunos/pdf/2-cad0099.html>

4 [https://icom.museum/wp-content/uploads/2018/07/ICOMs-Resolutions\\_1977\\_Eng.pdf](https://icom.museum/wp-content/uploads/2018/07/ICOMs-Resolutions_1977_Eng.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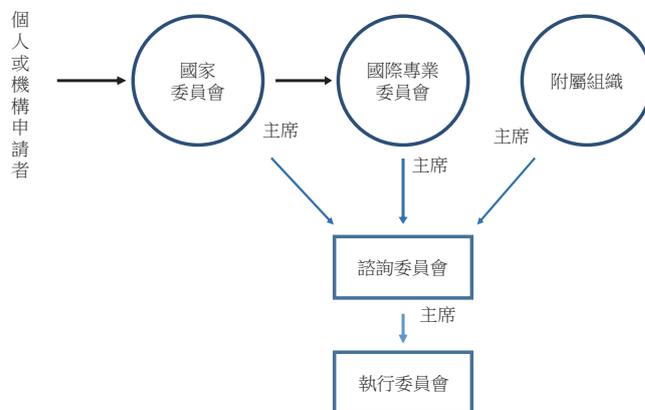
在協會內部成員交流漸趨頻繁的同時，國際博物館協會與外界的關係也日益緊密。多年來，協會一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反盜賣文物議題上的最堅強盟友，因為對遺產的關注，與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onuments and Sites）、國際檔案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及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也互通訊息，1996年4個組織還聯合發起國際藍盾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Blue Shield），是文資界等同於紅十字會的非政府組織。此後幾次自然及人為災害，如東歐水災及敘利亞內戰，藍盾在設法保護或搶救文化資產時都有決定性的作為。另外，因為國際博物館協會積極投入建立「紅色警戒資料庫」（Red Lists Database）及《100件失蹤文物》（One Hundred Missing Objects）系列，所以和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及世界智財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也都是並肩作戰的夥伴。

## 現況與展望

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官方語言是英文、法文及西班牙文，但國際博物館協會是不折不扣的世界村。在架構方面，國際博物館協會現有121個國家及地區的国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及32個國際專業委員會。國家委員會顧名思義是以國界地域做區隔，國際專業委員會的組建構成則比較多元，其中有聚焦業務面向的，如登錄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Documentation）、保存維護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Conservation）；有聚焦收藏領域的，如埃及學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of Egyptology）、兵器與戰爭史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of Arms and Military History）；有聚焦理論研究的，如國際博物館學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等等。為了便於橫向溝通，各國家委員會、國際專業委員會及附屬組織（affiliated organization）的主席代表又再組成跨會型的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每年藉年會開會時共同檢視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政策方向、工作計畫及財務狀況，並將意見反映予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Board）。執行委員會是國際博物館協會裡的實際執行者，除前述的諮詢委員會主席是當然委員外，另有成員在9到15人之間，皆是由會員選舉而出，媒體所稱的國際博物館協會主席指的就是執行委員會主席，現為義大利籍的Alberto Garlandini。

雖然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架構聽起很複雜，但是因為想要加入會員的組織或個人必須向所在國的国家委員會申請，並於申請函中註明想要加入的國際專業委員會，所以設計上可藉會員輕易搭起各委員會間的橋樑。個人會員的等級有一般、學生及退休等，機構會員的等級及會員費計算則是和館舍的年度預算相對應，<sup>5</sup>如館舍年預算在3萬美金以下者，會員費是500美金；館舍年預算在3萬至10



<sup>5</sup> [https://icom.museu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7\\_ICOM\\_Statutes\\_EN.pdf](https://icom.museu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7_ICOM_Statutes_EN.pdf)

萬美金者，會員費是 600 美金。會員享有在全球多間博物館美術館免費入場的福利，還能在所屬的國際專業委員會競選理事幹部、參加全體會員大會（General Conference），為博物館界的實質改變作出貢獻。

全體會員大會是 3 年一度的博物館界奧運級盛事，所有國際專業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的年會也會同時同地一起舉行，「群聚」效應驚人，有意願主辦的城市必須在幾年前就遞件爭取。21 世紀有時被稱為是協會的亞洲世紀就是因為南韓首爾在 2004 年拔得頭籌，成為首個全體會員大會的亞洲東道主後，其他亞洲國家也奮起仿效。中國及日本由於分別搶下 2010 年世界博覽會及 2020 年奧運的舉辦權，放眼國際，尤其勢在必得，也果然成功取得 2010 年（上海）及 2019 年（京都）的大會主辦城市尊榮。京都的全體會員大會更創紀錄地一舉吸引超過 4 千名與會人士，會中有關博物館新定義的激辯與表決結果，<sup>6</sup> 至今仍波瀾盪漾，是同儕相互激盪的正面示範。

可惜的是，當博物館新定義的討論還在沸沸揚揚進行時（Brown & Mairesse, 2018），大半個世界在 2020 年突如其來的疫情威脅下不得不閉門鎖國，協會所做的問卷顯示超過 90% 的博物館被迫休館，只能憑藉線上展覽或社群媒體亮相，且幾乎所有館舍都承認樽節開支或縮編裁員的強烈必要性。75 年前，國際博物館協會在戰後遍地瘡痍中成立，矢志布建網絡，克服會員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共同參與博物館的成長；面對新冠病毒此一數十年來前所未見的黑天鵝，國際博物館協會及其會員勢必也要有如當年般高強度的韌力，勇於回應技術

革新與外部衝擊。本來 2021 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是「博物館啟發未來」（Museums Inspiring the Future），協會在度量情勢後，破天荒地做出更動，將主題改為「博物館的未來：復甦與新象」（The Future of Museums: Recover and Reimagine），正是協會宣示在過去不曾去、未來一直來的變動中，博物館承載知識永不缺席的堅定決心。

## 參考文獻

- Brown, K. & Mairesse, F., 2018. The Definition of the Museum through Its Social Role.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61 (4): 525-539.
- Committee of Ethics, 1978. *Museum Ethics: A Report to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Washington: AAM.
- Folga-Januszewska, D., 2019. Establishment of ICOM Committee Poland and the Role It Played in 1947-1958. *Muzealnictwo*, 60: 2-15.
- ICOM, 1987. *ICOM 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Paris: ICOM.

6 <https://icom.museum/en/resources/standards-guidelines/museum-definition/>